

非現實向
同居要素
年齡差

工藤晴香今天下班後，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包包和外套扔到自己的房間裡去，第二件事則是把自己扔在客廳的長條型沙發上，一動不動，像是已經死掉一樣。

若是中島由貴剛回家看到這個場景可能會反應比較大，而且還會引起工藤不適，但還好大部分的時間她都會比工藤提早在家，所以當工藤用鑰匙轉開了他們家裡的大門，接著一眼都沒看中島，就這樣行屍走肉般地一邊走向自己的房間一邊脫掉自己的外套，然後打開房門以後把外套和包包扔進房間裡，中島本以為工藤會直接進去房間，未料對方關上房間以後再度以行屍走肉的步伐走到客廳，直接就以正面朝著長條型沙發撲上去。

慶幸的是接住工藤的臉的是中島今天剛買回來的柴犬抱枕，軟軟的絨毛非常舒服，因此工藤完全沒受到任何傷害，就這樣舒舒服服地非常安全地趴在了沙發上，完全沒有聽到旁邊來自中島殘念的哀嚎。

「啊啊...我的柴犬.....我都還沒抱過欸.....」

工藤晴香，雖然還正值青壯年的年紀，但今天被主管操勞了一整天，實在筋疲力盡到連話都不想說了。

中島坐在自己的單人沙發上，手裡正是最近很紅的switch遊戲機，只見中島遊戲機裡的角色停下了動作，停頓了數秒，沒有等到主人的再次遊玩，畫面便黑掉了。

想了想還是壓下了內心的傷痛，中島開口「工藤さん，妳還打算吃晚餐嗎？」

中島擔心遊戲機的聲音會影響到工藤所以把遊戲關掉後收到桌子底下，戳了戳趴在沙發上一動不動的工藤。

「工藤さん？」

原以為工藤至少還會回她一個「嗯」或「不要」，沒想到這次累得一點反應都不想給，中島只好抿抿嘴唇，先把桌上的披薩拿到廚房去收拾到盤子裡，接著再拿出保鮮膜將其封住。

這樣子，如果工藤需要休息很長一段時間，那麼到時候可以再拿去微波；反之，工藤只是想小憩一會的話，保鮮膜也可以暫時不讓披薩的熱度散去。

中島滿意地看著自己包得非常完美的保鮮膜，然後可愛地露出兩個酒窩走出廚房，看向還趴在沙發上維持著同樣姿勢的工藤，中島又緩了緩自己的腳步，回到自己的房間裡。

途中她甚至還心想，自己以後大概也會成為這樣的上班族，心裡瞬間一涼。

說起來她剛從和歌山搬到東京的時候，似乎帶了不少的行李，那時一箱疊著一箱，乍看之下具有非常多的家當，實際整理以後，其實也不過是帶了一堆自己從小收藏到大的漫畫書和小說，還有一大堆的小公仔和遊戲片。

中島站在自己充滿了宅宅氣息的房間裡，牆壁上甚至還貼著很喜歡的角色海報。

本來自己一個人住沒什麼問題，但一直到現在她才有所意識，自己家已經多了一個人，並且還是個跟自己的興趣愛好大部分相反，連衣服穿搭都是不同品味的漂亮上班族。

……突然間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雖然他們是室友，但未經主人的允許，他們都不會進到彼此的房間裡。

這樣一想就又鬆了口氣。

跟剛回到家的工藤不一樣，中島早就已經洗好澡了，所以她就跟剛才的工藤一樣，面朝下直接把自己扔在了床上，接著在上面翻滾了幾圈，直到最後用被子把自己都裹了起來——她偶爾，會很喜歡自己一個人這個樣子。

然後她才突然想到，在客廳的工藤可能是因為還沒洗澡所以不想進到房間裡，這麼一想似乎就能夠合理解釋工藤為何選擇到客廳癱軟，而不是自己的房間了。

可是好像又有哪裡怪怪的。

雖然櫻川說過工藤的隨性幾乎快跟自己持平，但是他們成為室友也不過才幾個禮拜，難道工藤對還沒有足夠熟識的陌生人都這麼容易放下戒心？

哇好危險的大人。

中島費了一番力氣從自己的被子裡把自己弄出來，接著走到衣櫃前拉出最下面的抽屜，翻出一條棉被，然後打開自己的房門走到客廳去，工藤依舊維持著同樣的姿勢。

因為擔心工藤臉朝下的姿勢會讓呼吸不順，要是在工作如此勞累以後回到家休息卻以這樣的姿勢讓自己身體負擔更重，怎麼想都實在無法就這樣眼睜睜看著工藤虐待自己的身體。

所以中島只好不太情願地伸手戳戳工藤的肩膀，輕聲嘗試喚醒工藤。

「……嗯？」

總算喚醒工藤，對方卻似乎不太高興地只撇頭看向自己，連咬字都不願意，儘管只是鼻音都能透露出對方的疲憊，和不高興。

中島心想著還好頭髮遮住了工藤的臉，不然她估計工藤現在的表情能多不爽就有多不爽。

搔搔頭，她站在工藤旁邊「那個，工藤さん，可以仰躺嗎？」

工藤沉默半晌，沒動，卻又用鼻音回答「嗯。」

於是接下來不曉得為什麼，中島先將棉被放在一旁，雙手抱起工藤讓對方變成仰躺的姿勢，再將棉被鋪好在工藤身上。

整個動作流暢得一氣呵成，而且兩個人也沒覺得哪裡不對，可能是因為一方已經疲累得不想再用大腦思考，或者是另一方覺得這樣很正常，總之當後來櫻川得知這件事，根本吐槽加責罵都不夠去訓斥這兩個頭腦有問題的傢伙。

或者該說，這兩個人根本隨性到令人覺得根本不能算隨性了。

中島離開客廳前順便關上了電燈，怕工藤醒來以後可能會覺得太暗，又從電視機旁的櫃子裡翻出一個小壁燈，這是她母親給的，說會有用，但中島搬到東京第三年以後才總算有用，想到這裡中島就忍不住笑笑，不是用在自己身上，卻是用在了自己的室友身上。

將壁燈插在插座上，打開開關，壁燈的顏色是很柔和的橘黃，中島才想到自己家裡的燈泡似乎是比這個還要更亮一點的。

比起慘白得讓人不舒服的燈泡，這種橘黃又柔和的燈光似乎有種魔力，不僅能夠讓人安心，還不用擔心對眼睛造成太大的傷害。

種種方面，中島忽然間覺得自己的母親真的為自己設想了很多，看來一個禮拜回一次老家可能還遠遠不夠。

這麼想著的中島，旋即就起身走進了自己的房間裡，絲毫沒有注意到後面躺在沙發上，那個非常疲憊的上班族還沒有好好閉上眼睛。

自從跟中島成為室友以後，工藤都會莫名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到底自己是年紀比較大的那個，還是中島才是年紀比較大的那個？

她在微波好披薩後拿到客廳打開電視，看了一會才想到中島這個時間點可能睡了，又拿起遙控器把聲音調小。

電視上正播著某部之前很紅的電影，那時候工藤工作忙沒辦法去電影院觀賞，等電影下檔以後她就想說之後再去租片，沒想到上司直接就派給她一個去外地出差的工作，讓工藤只好一延再延，延到最後，居然延到電視都能夠播出的時候了。

雖然出社會已經很多年，但工藤還是保有著很年輕的心思，一想到自己沒辦法在電影剛上映那會手刀買票去電影院裡，享受著影廳裡大螢幕加完美音響，她就覺得心裡有點小無奈。

即使現在她的工作因為資歷的關係已經很有彈性了，但偶爾還是會像今天一樣累到連話都懶得說，也許是心態上快被磨平了，現在她也不太關注有什麼新電影，一回家就直接把自己扔到客廳沙發上的這個行為是她累積下來的習慣，而她直到被中島叫醒以後，才意識到自己現在不是一個人住。

奇怪？不，不是那種奇怪。

但中島也是個很奇怪的大學生，把自己叫醒以後不是讓自己回到房間去睡，而是把她抱起來變成仰躺的姿勢，身上的棉被也不是工藤自己的，大概是中島的棉被，雖然兩個人共用同一個牌子的沐浴乳洗髮精和洗衣精，但他們身上的味道還是不太一樣。

工藤想了想，好聞的味道，結案。

等吃光披薩以後，工藤走到廚房去將盤子洗乾淨收到旁邊的架子上，然後用掛在牆壁上掛鉤的抹布稍微擦拭自己的指尖，才回到客廳去，將已經顯示出片尾的電視螢幕關掉。

在走前，她注意到了中島拿出來打開的壁燈，想了想，便關掉了壁燈，然後將壁燈收到中島打開的那個抽屜。

總覺得，好像有種熟悉的感覺。

是什麼呢？

工藤很累的想，最後還是算了。

大概也只是，跟自己沒多大關係的芝麻小事吧。

雖說是大學生的家，但工藤還是會覺得，太乾淨了。

即使客廳裡的櫃子擺放著大大小小的公仔，和一些前陣子紅到不行的系列電影周邊，工藤仔細一看，居然還是一組的，這不是很貴嗎？再加上中島之前還幫自己買了床，怎麼想都覺得這個樣子也太不普通大學生了。

於是疑惑累積下來，她總算還是問了。

「啊，妳說O威的公仔嗎？」

中島一邊咬著吐司一邊說，似乎還很高興的樣子「那是認識的人送的生日禮物，不是我自己買的啦～」

「那買床的事情妳怎麼解釋？」

「就真的是打工的錢有剩啊」中島喝了一口牛奶「其實我是想說存起來買遊戲，但這段日子都在缺貨，而且以後也買的到所以也不急，就把錢拿去買床了。」

工藤笑了笑「在這方面倒像是個普通的大學生了。」

「什麼？什麼意思？」

「之前蠻冒失的啊不是嗎，沒帶傘。」

「啊那是、意，意外啦！」

「惠還跟我說妳以前都會忘記帶鑰匙不然就是找不到鑰匙放在哪裡。」

「等等めぐちい為什麼會把這樣的事情告訴妳！」

「然後一被戳到弱點就會像現在這樣，慌張。」

「めぐちい！！！」

不，不對。

與其說中島不像大學生，倒不如說她更像是高中生。

工藤忍不住笑起來，覺得很有意思。

中島由貴這個人，她想，可能是個蠻可怕的一個人。

一開始覺得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後來覺得是個成熟穩重的大學生，到現在覺得，是個冒失可愛的小少年。

偶爾，還會有種帥氣可靠的感覺。

是他們都很隨性嗎？是他們都比較沒那麼在意生活上的小細節嗎？

但到最後仔細品嚐起來，大概都會是很想敲一下自己的頭，罵罵自己怎麼就這樣忽視了。

雖然他們大部分都沒有什麼共同話題，尤其因為各自的學生和上班族的身分，回到家的時間也完全不一樣，基本上能夠談話的時間也只有早上，中島一貫的早起，而工藤正準備要上班的時間。

她盯了一會在面前因為不想繼續被看到表情所以低頭啃吐司的中島由貴，心想那傢伙的頭頂看起來好像很好摸，未料等自己反應過來，已經伸手摸過了，而被摸的那個人就一臉詫異地看著自己。

「幹嘛？」

工藤繼續伸著手，似乎想繼續摸，但中島怎麼可能給對方摸。

「我才想問妳在幹嘛？」

中島把自己跟工藤的手拉開了距離，正當她以為工藤會就這樣收手不幹，沒想到她還是太不了解工藤了。

「摸妳頭啊幹嘛？」

工藤站起身，又伸長了手，中島乾脆就站起來了。

「為什麼要摸我的頭啊！？」

工藤乾脆直接離席，繞過桌子要去抓住那個逃跑的大學生。

「摸一下嘛不行？惠一直跟我說妳的頭很好摸耶」

「什、めぐちい到底都跟妳說了什麼啦！？」

工藤想了想，大概是自從她搬到中島家以後每天去公司上班，都會聽到櫻川說兩三件中島的事情吧。

思緒拉回來，她看著和自己中間隔了一張桌子的中島，而對方表情明顯不像平常那樣從容淡定，儼然一副對面有著天敵一樣的慌亂，讓工藤心裡那沉寂許久的調皮再度復燃。

「過來，讓姐姐摸。」

工藤說。

「妳覺得我會說好嗎！？」

中島回。

「哦妳說了，過來。」

「不要抓語病啦！」

「好啦妳就過來嘛，反正我等下就要出門了，不虧呀」

中島盯著工藤無害的雙眼，咬咬牙，雖然他們也相處不到多久，但中島總覺得要是不答應工藤的話可能會讓自己遭殃，於是就聽話地走了過去，然後被工藤按在椅子上，就這樣心不甘情不願地被對方摸頭。

今天天氣有點奇怪，明明剛剛還下著毛毛雨，中島甚至提醒工藤要記得帶傘，但現在居然出了一個大太陽，似乎連雲層都散去了。

工藤出門前，心情大好，但是傘依然被某人盯著要帶。

只不過在工藤出門以後，她怎麼也想不到那個剛才還沈著一張臉的大學生，在撥動遮擋住耳朵的髮絲別到耳後，露出了已然泛紅的耳尖。

中島覺得自己，今天不太想去上課了。